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宋

仁宗皇帝

〔壬午〕慶歷二年春正月復榷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

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

宋初京城置榷貨務後但給金銀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

受錢若金銀入中

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

猾商貪吏表裏爲姦

至入榷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

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

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

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

民之充役者主官物制見前

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

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二月置義勇軍

詔選河北諸州彊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于其

州結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三月詔舉將才

契丹來求關南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

反欲乘釁取瓦橋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遼官制分北南院曰北面南面

面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政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

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

我況勝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國舅大父

勝之後舊作特末今改正翰林學士劉六符河間人唐節度使怱之後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并

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默至呂夷簡奏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

勞之特默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

不拜何也特默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

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

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

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

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

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正月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

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事見左傳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

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眞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是知諫院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得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弼至契丹見契丹主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

人主受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鹵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

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暨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爲太宗所禽。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

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牛

字濟蘭孟父房之後

及

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

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

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

字仲賢東平人

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

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徹兵自是通好如故

案濟蘭舊作紕鄰今改

閏月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

真定人

會兵禦之敗死元昊遂大掠渭州

元昊入寇攻鎮戎軍先是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

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綱哩拉

即野利班榮舊作剛浪陵今改

雅奇

舊作乞今改

兄弟令內附即畀西平爵土綱哩拉令拉默特

舊作埋今改

薩勒奇

舊作乞今改

瑪

尼

舊作娘今改

三人詣种世衡乞降

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

又遣其教練使

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于和世衡以白籍

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至是元昊果大入王公使葛懷敏

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定川砦

在甘肅固原縣西北

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

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

在固原縣西北與隆德縣接界秦時故址也

濠路已斷

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馬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

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

昊乃還

議者欲以金幣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

因西羌之叛驟擢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數不練之上故戰則必敗此創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

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剗吏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

林學士王堯臣

字伯庸虞城人

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

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時已

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使王懷德

繼忠子

諭之仲

淹附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

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

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

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

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

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

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旣爲總使則四路當稟

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于是諸路並罷經略使

與琦

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接感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之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

聞之驚破膽

徵處士孫復

字明復晉州平陽人

為國子監直講

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

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

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

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于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

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

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未〕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夷相半人困

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种世衡又以計遣王嵩

本僧人王

光信世衡奏補三班借職更名嵩

遺書問其大將野利綱哩拉雅奇兄弟皆得罪

綱哩拉雅奇皆有才謀號大王

親信用事世衡謀間之乃為蠟書遣綱哩拉言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已授夏州節度并以其綏

元昊果疑綱哩拉不令歸而綱嵩穿中而綱哩拉已報死矣世衡知其謀已行復為文以祭綱哩拉

悼其兄弟有意本朝垂成而失投之境上夏人得之以獻元昊雅奇以此亦併獲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知爲世衡所賣遂定

講和之策時帝亦以西鄙用兵日久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

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厚禮王嵩使與

文貴以書至延州議和續綱目作文貴以網哩拉書議和考宋史神世衡傳元昊得王嵩

戒之前已爲龐籍所留二傳前後矛盾然猶倔彊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

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

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勛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

男邦泥鼎國烏珠舊作泥定國元卒今改正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烏珠即吾

祖也如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

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

愁怨今辭理浸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

軍國大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

謂髡可療疾今翦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

取兀子

坐具，有倚曰椅，無倚曰兀。

輿也。

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罷相，改授司

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不可保，其于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召夏竦爲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

字仲儀，且子。

蔡襄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修等爲

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修等忠誠剛正，必能盡言，但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說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

初，范仲淹、賈餗、呂公著、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晁公武、陳騭、王禹偁、蘇軾、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晁公武、陳騭、王禹偁，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

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願待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勛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

議之。許封冊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

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烏珠之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儒定裕舍舊作如定事捨今改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戩伐之

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

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用兵將一切從

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

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

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亦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

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

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

面對敍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

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毫上書萬言自辨乃

徙判并州

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子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進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

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能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尙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時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大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

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于門貪尙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秋七月王舉正罷

八月范仲淹參知正事富弼爲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

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同日復以樞副命弼弼猶固辭帝命宰相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

殿俟弼綴樞密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令弼主

北事仲淹主西事

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

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惟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約以進賢退不肖止

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

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

政曰清本

念邊計擢村器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

繼又陳救弊八事

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

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

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賑河中同華諸州

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冬十月以張昞之

字景山

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

先是知諫院歐陽修

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徧知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三丞郎官

中遇彊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于名

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

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

罷之于是昱之等首被茲選昱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字子山信州七陽人京東施昌

言字正臣道州靜海人河東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京西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家

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

選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前具復序進之制其後立

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賊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賊罪則文臣七年武臣

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宋史選舉志選人官七等一曰留守節察判官二曰

察推官四曰防園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五曰縣令錄事參軍六曰試銜縣令知錄事七曰軍巡判官司理司戶司法參軍簿尉以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

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

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朝官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

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為徒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罷之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

十一月更立蔭子法 太祖初立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

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

七等即上七階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

之恩寢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省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

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十二。乃得蔭。由是任子之恩殺矣。

〔甲申〕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

字周翰。臨淄人。

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

等卽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

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于是復命曾公亮

字明仲。泉州晉江人。

等講讀經

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

等勞爾。

荆王元儼

太宗第八子。

卒。元儼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

爲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及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

后所忌。深自沈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

有司以年

歲不利。財方用困。諸綏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眞宗愛弟。屢被讒。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

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

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今莫若教士于

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上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宣州

唐置今廣西宜山縣等地蠻區

希範人思恩

作亂詔廣西鈐轄

宋諸路置總管鈐轄司掌軍馬守禦事重臣則加都字

討之

希範嘗舉進士後與其叔正辭應募討安化州

本撫水州祥符中改名

叛蠻自言其功求錄用知宜州馮仲己

字齊賢

以為妄編管全州

五季馬氏置今為縣屬桂林道

希

範遁歸與正辭舉其族作亂推白崖山

即崖山本唐縣宋廢為蠻獠所據

酋蒙趕為帝偽立名

號破環州

宋羈縻州故城在今思恩縣

及鎮寧州

亦宋羈縻州在今思恩縣

宣州捉賊

宋巡檢司有捉賊巡檢

李德用

擊卻之

明年轉運使杜杞誘趕等禽之得希範醢以賜諸蠻杜杞字偉長鎬之子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

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胡瑗為

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